

爲匪犯銀與
大元帝國的
密謀

敦貞
专

—子冊小聞新事時—

與綏犯匪僞

謀密的『國帝元大』

著·麟毓江

·社行刊聞新事時·

1937

我們的工作

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廿五日出版

一、本社工作共分三部：（一）刊行部；（二）資料部；（三）通訊部。

二、刊行部編印各種時事新聞小冊子，依時事問題之變化，用通俗簡明的報告文，文學體裁，報導及解剖時事問題，預定每月至少出版五冊，每年至少出版六十冊。必要時，編印特大。

三、資料部蒐集一切新聞時事之動態的資料，並集存有關新聞時事之寫真圖片統計表冊等，供應文化機關專門家學者之特別訂閱，其費視資料之性質與多寡而定。

四、通訊部按日發行時事新聞通訊稿，特別注重國際時事之報道，以備各雜誌報館之訂購轉載。其費另定。但個人讀者如欲以此項通訊稿取費特廉。

五、本社發售普通每冊一律實價國幣五分，特大本一角。茲徵求基本讀者五萬戶，凡預訂半年一次直接繳付一元三

角（三十冊），全年一次直接繳付二元五角（六十冊）者（郵費在內），刊超過預定期數時，不另取費。不足時則繼續至足冊時止。書價自另定。

六、本社工作完全為讀者利益設計，尚祈讀者本愛護之忱，時不批示。

僞匪犯緩與

「大元帝國」的密謀

實價國幣五分

主編：江毓麟
行編兼著者：張師

總經理：時事新聞刊行社
(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三三八號)
電話：八四三四四

出版者：時事新聞刊行社
特約代售：上海雜誌公司
大公報代辦部

特約代售：上海雜誌公司
大公報代辦部
北新書局
北平天津廣州
南京成都廈門
漢口重慶
香港安慶
寧波桂林
太原及各地大公報分館

偽匪犯綏與『大元帝國』的密謀 目錄

一 現階段之大陸政策與內蒙.....

大陸政策之回顧——現階段中之大陸政策——綏遠問題之嚴重性

二 高速度導演中之『大元帝國』.....

蒙古『建國運動』之序幕——『建國運動』的開始——犯綏的偽匪實力——雙重導演下的綏遠大戰

三 從軍事上檢討『大元帝國』之陰謀.....

威脅我西北最後國防——封鎖我國對外交通——蒙蘇大包圍計劃

四 從經濟上檢討『大元帝國』之野心.....
二二八

維護日帝國之纖維國策——覬覦蒙古羊毛寶庫

一 現階段之大陸政策與內蒙

大陸政策之回顧

日本之欲吞食中國，是數十年來預定之計劃，此計劃即舉世聞名之大陸政策；其詳細內容，雖非吾人所盡悉，然於一九二七年田中奏摺中，可以窺見其一二；其言曰：

『按明治大帝之遺策，第一期征服台灣，第二期征服朝鮮等，皆已實現；惟第三期滅亡滿蒙，以便征服支那全土……尙未能實現。』

又曰：

『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倘支那完

全被我征服，其他如中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，必畏我敬我，而降於我。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，永不敢向我侵犯。』

又曰：

『我對滿蒙之權利，如可真實到手，即以滿蒙爲根據，以貿易之假面具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。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，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；以支那之富源，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，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。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，握執滿蒙利權，乃其第一關鍵。』

吾人於此，可知日本對華政策，在步驟上雖有四期之分，而方針則始終一貫而不變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，對外侵略着着勝利，實以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役啓其端。中國既敗，台灣及澎湖羣島割歸日本，朝鮮至是亦離中國而獨立。日本取得台灣，遂樹立南進政策之根據地，此後南瞻北顧，左右逢源。但就田中奏摺而觀，南進政策仍不過爲大陸政策之一面，故今日日本海軍雖雄霸東亞，躋於

世界三大海軍國之林；至論其主要任務，仍爲翼衛大陸政策之推進，故田中以併吞台灣，爲實行大陸政策之第一期。

中日戰後之十年，日本復與帝俄構釁，結果俄軍慘敗。由是日帝國主義之勢力漸及於南滿，此後即以南滿鐵路爲基礎，施展其大陸政策；而朝鮮亦於此時併入其版圖，從此窺伺滿蒙，形勢上益形便利，故田中以併吞朝鮮，爲大陸政策之第二期。

日俄戰後又十年，歐洲大戰發生，英美無暇東顧，日本乃假對德宣戰爲由，襲取青島及膠濟路，企圖佔領山東，復向我提出二十一條，以圖擴張滿蒙勢力，支配中國運命。不意歐戰告終，華府會議繼歐洲和會而召集，日本乃俯首帖耳，共同簽字於九國公約，保證中國主權之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。至一九二九年，經濟恐慌之怒潮，奔騰澎湃於世界，而素以工省價廉著稱之三島，亦險象環生，陷於不可收拾之境地。欲解除財政經濟之苦悶。不能不侵略中國以取償，日

軍部由是假手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，佔領東北四省，以推進其大陸政策第三期之程序。

惟自長城戰役而後，冀東既劃爲非武裝地帶，樹立其所謂『防共自治』之偽組織；而察綏各盟旗，亦在其刦持之下，高唱自治。整個滿蒙政策，事實上已大部完成，且已進入大陸政策第四期之嚴重階段矣。

現階段中之大陸政策

年來大陸政策強化之聲浪，又復囂然塵上，而日軍部之對華侵略，至是益更趨積極；如華北增兵，如關稅走私，如經濟開發，如自由飛航，如華北特殊化，如導演蒙古獨立，無不劍及履及，曲盡威脅之能事。揆厥原因，或謂軍人領土慾大盛，欲讚武以圖功；或謂日蘇風雲險惡，欲驅華以防俄；或謂英美注意遠東，故先發以制人；此種推究，皆各有其一面之理由。然僅從政治與軍事之偶然現象，以揣測現階段中大陸政策之動態，尙不能盡悉其底蘊。欲探索大陸政策現

階段之必然性，則目前日本之經濟基礎，實有密切考察之必要。蓋政治軍事之偶然現象，變遷性較大，而少數個人（軍部）之意見。融通性亦頗多；至於經濟因素，其本身深具有支配政治社會之大力量，且為多數人利害所關，往往帶有必然性，故吾人欲了解日本近年積極侵華之由來，不能不留意於其經濟背景也。

日本資本主義自明治初年以來，各種產業經營，概以纖維工業為樞軸，軍需工業為指標，直向帝國主義之途邁進，經中日、日俄兩役而益著。大規模之工業亦經樹立基礎，且因關稅自主權之恢復，與保護關稅政策之實施，更促進機械工業與化學工業之高度化；而製鐵業及其他重工業，亦漸臻繁榮。至歐戰後，日本資本主義益繼長增高，遂入獨占階段。而纖維工業亦早已由粗工製品發展至精工製品，其他一切輕工業，無論在技術上，及經濟上，均有長足之進步，超越其粗工階段，且因電氣工業之發達，各種工業原動機之電力化，亦普及於日本各地。由是生產之積蓄，與資本之集中，俱達於最高峰。無如日帝國主義先天貧弱，缺

乏資本主義最低限度之物質基礎。工業原料與國防資源，均須仰給於國外，如輕工業方面之棉花，即其一例。日本爲纖維工業最發達之國，每年所需棉花原料，爲數達一二、二六〇、〇〇〇擔；國內產額，僅有五九〇、〇〇〇擔，供求相較，僅及需要額百分之五；不敷之量，以美棉購入爲最多，約占百分之六十；印度次之，約占百分之三十；近年美棉產量日減，價格日高，此後日本之棉花供給，成爲紡織業界目前最嚴重之問題。其次則爲毛織業，日本毛織工業，近亦有急激之進展，一九三一年生產總額爲日金一五三、八二四千圓，一九三二年增爲一六七、〇一〇千圓，一九三三年則突破三億圓，由是羊毛輸入與日俱增。但日本地狹民稠，不宜畜牧，每年羊毛產量僅有一、五三八擔，不及需要額百分之之一。進口羊毛大都來自澳洲，現在世界羊毛價格日漲，日本羊毛供給問題，將來亦難樂觀。至於重工業方面之煤、鐵、石油等，又皆爲國防工業所必需，日本現時年需鋼鐵約二百五十萬噸，而本國及朝鮮產量僅六十萬噸，不及需要額四分之

一；且近年日本鋼鐵消耗，又隨軍需景氣而俱增。其次爲煤，年需約二百五十七萬噸，而本國產量難達二百四十萬噸，且品質惡劣，不能供鍊鋼之用。再次爲石油，年需約二千萬桶，而本國及東三省產量僅有二百三十萬桶，不及需要額八分之一。其他如鉛、錫、鋅、錳等，俱非常不足；而鎘、鎳、橡皮，則絕無所有。即國民生活上所必需之食糧，亦感不敷，平時仰給他國，已覺困難，一旦戰爭發生，來源斷絕，危機立現。且日本資本主義，不惟先天貧弱，後天發育，亦不健全；封建關係依然濃厚，小型作坊最佔優勢。其輸出口工業之繁榮，係建築於工資低廉，及勞動強化之基礎上。質言之，即犧牲農村，以造成今日之工業膨脹；以致農民貧困，購買力薄弱。日本近年生產總額約一百三十億萬圓，輸出額達二十億萬圓，占百分之一十五；較之美國生產總額九百億萬圓，輸出額爲五十億萬元，僅占百分之五有零，相去奚啻霄壤。因此剩餘商品，不能不以國外市場爲尾閥而謀宣洩。由此以觀，日本爲應付未來戰爭，不得不奪取戰時資源；即

爲維持經濟繁榮，亦不得不掠奪原料地及廣大消費市場。

中國地大物博，滿蒙華北之鐵、煤、石油，蘊藏既富，棉花、小麥產量亦豐；而蒙古牧場，尤有名於世，早已成爲日資本主義之續命湯。故佔我東北四省之後，仍不斷侵略內蒙，策動華北『自治』，以期攫取華北內蒙之支配權，而獨佔中國之豐富資源。惟自九一八以還，因軍費之擴大，及公債之激增，日資本主義又轉入軍需工業與輸出膨脹時代，各種產業，俱在軍需工業刺激之下而恢復繁榮，造成世界恐慌中之『孤島好況』。當時生產指數確已增加，對外貿易亦形活躍，失業人數較前大減。然因工業各部門發展不均，逐漸加深景氣之跛行性；日本資本主義前途，遂潛伏一最大危機：第一、生產總額雖增，而大部份屬於軍需工業，在對外戰爭未發動以前，不能實現其生產價值。第二、一部份輸出工業之價值，雖能實現，然因國際商業競爭劇烈之故，實行廉價傾銷，至未能收回其成本。第三、國內資本之利潤，雖有增加，然大抵出自農村經濟與一般消費者之犧

牲。此種虛幻景氣之中，早含有大多數之社會矛盾，至今日已無法維持。日軍部知其如此，乃不斷擴張軍備，增發公債，以便繼續膨脹軍需工業，而予各產業部門，以再刺激，俾挽救其虛幻之景氣。一面對華北內蒙，採取積極行動，以期實現其新生產之軍需品價值。故現階段大陸政策之急進，與其謂為法西斯軍人之野心，毋寧認為日資本主義危機下所構成之結果。

綏遠問題之嚴重性

在大陸政策之現階段中，日關東軍之急切圖綏，從策略上而言，固為貫澈其滿蒙政策進一步之表示，然其直接目的有二：一為略取綏遠，開關西侵路線；二為威脅我方簽訂『防共協定』，使華北內蒙皆脫離中國而獨立。蓋大陸政策中所指滿蒙，無論從地理上，或民族上而言，其範圍原不以東北四省為限；自察綏經寧夏以至甘肅、青海之北境，皆認為屬於舊蒙古區域。故日軍佔領熱河而後，即移兵察哈爾，佔有多倫、沽源，以為進窺西蒙之根據地。前年春，關東軍復藉

口宋部侵入熱境，大舉轟炸獨石口，成立大灘口約，於是察東又繼戰區之後，淪爲非武裝地帶。迨所謂『自治運動』發生，冀東傀儡袍笏登場；而僞軍李守信部，復由察東侵入察北，當時國人密切注意於華北分離運動，及殷汝耕賣國求榮；非惟綏東問題無暇過問，即察北事件亦鮮有人顧及。然關東軍是時所以未即發動綏遠戰爭者，一因日軍部方集中全力於華北五省之『獨立運動』，如華北五省『獨立』成功，綏遠爲五省之一部份，當無另行採取武力行動之必要；二因日本正策動華北『獨立』之時，不願更在蒙境有何軍事行動，以激起蘇聯之反響。嗣因策動結果，未獲奏效，乃一面決定增兵華北，以加強其統制冀察之力量；一面施其挑撥手段於內蒙王公，使脫離中央，宣布『自治』。並挾德王爲溥儀第二，聯合僞滿，合力內犯，企圖建立其所謂『大元帝國』。日人由此可不煩一兵，不費一彈，而收內蒙於太陽旗幟之下，大唱其『不戰而勝』之凱歌矣。

吾人須知現階段之大陸政策，不惟對內蒙吞併之心，以完成其一簣之功；即

整個中華全土，亦在其『明治大帝遺策』之下，徐圖征服。故年來分化工作層出不窮；不惟川越外交要求華北特殊化，即關東軍部亦導演蒙古獨立，察其用心，要不外先使中央在華北之政治勢力，退至黃河以南；再使中央在西北之政治勢力，退至隴海綫以東，使整個華北及西北，淪爲日帝國之殖民地，以供給日資本主義之原料，與售銷過剩之商品而已。現關東軍對於綏遠，既志在必得，幕後導演，蒙僞匪軍，再圖反攻。遇必要時，或露其獰獮面目，以與我正式作戰，亦自在意中。邇來日駐屯軍部各處收買漢奸流氓，刺探軍情，從事暴動，又可知日軍侵綏目的，不在綏遠一隅，與九一八之役，佔領瀋陽目的，不在遼寧一省，前後如出一轍。望國人勿以綏遠抗敵，爲一隅之事，而忽視之也。

二 高速度導演中之『大元帝國』

蒙古『建國運動』之序幕

內蒙形勢自九一八以來，即日瀕危境，蓋東北失陷之後，內蒙哲里木盟並隨遼吉黑三省以俱亡，迨熱河再陷，昭烏達盟與卓索圖盟，又相繼入於日人之手！

嗣以察北不保，而錫林果勒盟復成爲敵騎出入之場，東蒙四盟喪失略盡，全部內蒙所存者，僅餘哈爾部與歸化土默特而已。去歲蒙僞內犯，而碩果僅存之西蒙二盟，頓告緊張，形勢亦岌岌矣。日本之窺伺內蒙爲其一貫之政策，熱河旣得之後，西侵之心益亟，乃將哲里木、卓索圖、昭烏達三盟紛紛改制，析爲興安四省，設興安總署專司其事。而以哲理木盟長齊王爲總長，使在滿洲僞國體系之下，另成一組織，以管理東蒙，可知其用意之深。一九三四年冬復變更制度，改設偽蒙政部，直轄興安四省，仍以齊王爲總長，而以日人依田次郎爲次長，關口保任總務司長，爲之主持『蒙古建國計劃』。此爲導演『蒙古國』最初之序幕也。

日軍部爲貫澈其現階段之大陸政策，不得不高速度導演其所謂『大元帝國』，而察綏兩省首當其衝。一九三五年冬，蒙偽軍竟爲虎作倀南犯張垣，將長城以北